

有一个黄昏,纽约在发紫。华盛顿公园里来了两个黑人鼓手,在地上打开一只箱子,就开始打鼓,鼓是几只翻过来的塑料桶。鼓声一响,一片荒原从天而降,围观的都成了非洲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手舞足蹈。我在世界上走,现在遇到最好的鼓手了,我知道。他们即刻就忘记周围的存在,华盛顿公园周围是繁华大街、地铁站、有一栋镀金的大楼中间有一个洞,喷着热气,物质煌煌耀眼又有些诡秘。鼓声即刻镇压了一切,像是收服了妖魔鬼怪,回到他们祖先的部落里,诸神出来接,在摩天大楼的玻璃上停着。鼓手穿着背心,露出结实的肌肉,有时候望望天空。鼓声停止时,听众蜂拥而上,朝那只箱子投币,我目瞪口呆,白花花的箱子,几乎满了。他们就靠这个活着,快活似神仙,

旁边人群里还有几个家伙,欢呼着跑过来,搬鼓的搬鼓,收箱子的收箱子,一声口哨,走了,大约是喝啤酒去。观众不散,愣怔着,仿佛失魂丧魄,还站在荒野上。另一天去古根海姆玩,出来看见门外台阶上坐着一位胖而高大的中年黑人,从怀里摸出一只铝碗来,轻轻拍出节奏,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大地的心脏在跳,不是我想像的那样火山熔岩般地扑腾,很轻,有某种自然克制的重量,就像是草原克制着非洲的大地,否则它那么丰满,恐怕要喷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大地之声。简单、朴素、充满自在的力量。而他用这么小的一个家伙,就弄出这天深地厚的音响,真神。这位黑人把帽子放在脚前,即刻就满了,他看都不看给钱的人,收起来就走

鼓手

于坚文、摄影——暗盒笔记之三



掉,像一头大象。大象不会感激非洲。他很自信。这种水平,白听是你的耻辱,他靠这个吃饭,就像寺院里的僧侣,你给了钱,绝不敢自以为施舍,还觉得有罪,吝啬了。还有一次在巴黎白教堂,一个黑人站在石头桩子顶上玩一个足球,玩到

极致,真正是“世界在我脚下”,那个球在他头顶和脚尖之间旋转,他像地心一样放射着引力。后面是教堂,恍惚间以为是里面某人复活,当了足球队员。这些人都是靠绝技谋生,不在体制、单位,完

同样为了保护我自己,为了养活我自己,为了我的成长。同样,我还为了支撑我自己,使我不放弃,使我尽可能地接近我自己的选择,我为了抵御饥饿与寒冷,为了抵御死亡。”



另一天在法兰克福的市民广场,一个墨西哥来的小伙子在弄一种音乐,是用一组锅发出声音,他是彼得的朋友,介绍说,他的锅乐曾经得过欧洲许多大奖,早已富有。但是,每个星期,都出现在这个老地方,继续他的街头音乐,许多市民都知道他。

我喜欢到世界上走,最大的乐趣就是与这些街头诗人相遇。咖啡馆、学院里面也有许多诗人,但是很难遇见他们,但是见面,那些见面的方式都太迂回了,太隐喻了,有些人大名鼎鼎,但是他的鼓声(诗)离开了批评家的解释,你就听不懂。不像这些街头诗人,那么坦率直接,听吧,你喜欢,养着他。不喜欢走人。

喜欢的面孔

徐约维

我喜欢的面孔,是能给人有印象,能有生命直觉的。不一定率真率直,也许肃穆,却揉进了性情,而不是那种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的。无论是眉目,还是性格。我不喜太没有个性的人,更不喜那种太有个性的人。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能说的就是原生力量加上真善美。

我喜欢的面孔,是具有艺术气息的,不一定年轻,却是有余味。漂亮不漂亮倒是其次的,重要的是情调——包括伤痛,包括性情,包括命运感。如果是女性,有点娴静有点坚定意味的脸会更吸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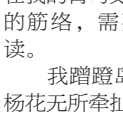
容貌就是表情,就是个性,可能也是命运。

岛

许淇



在海上航行得久了,我便思念我的岛。城市的楼群,我视作奔涌的竖浪,在浪的森林里,隐约有我的小岛出现。将船只停泊在黑礁旁。暮色似潮淹没我的思想。通向岛屋的路是暗寂的,摒弃大海的喧嚣和纷争,欲念也悄然离去。我如归来的老水手,在我的臂弯刻着不可磨灭的筋络,需要仔细地精读。我蹭蹭岛上的石阶,杨花无所牵扯,飞舞暗空中,落下朵朵陈旧的吻,



国人皆知这则“经典段子”——娇妻戏夫:“你妈和我都跌落水中,你手里仅有一只救生圈,扔给你妈还是扔给我?”或者是“你会游泳,先救妈还是先救我?”丈夫顿立崖边,尴尬两难。

至少四十年前就听闻此段,初听大笑,再闻小笑,三闻窃笑,四闻难笑。这不是纯粹捉弄人,逼丈夫表忠心,逼他做出最不愿意做出的选择,而且以对方老妈当垫衬。无论怎么选,不是不爱妻,就是不孝母。一直感叹“民间文化”的脏小搞笑。不过,这道选择题真来自民间?百姓“无厘头”创作?无有所本?

近读《三国志·魏书·邴原传》,从附注“原别传”中意外找到出处。

曹丕以太子任五官中郎将,大宴宾客,百数十人。曹丕发问:“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当救君邪?父邪?”众客纷纭,或父或君。邴原在座,独不参与讨论。曹丕很奇怪,特地问他“君邪父邪”,邴原悻然对曰:“父也!”曹丕没再继续难为他。邴原后随曹操征吴,卒。



就故事内核,当今“救妈救妻”应本于此,或曰曹丕政治版的民俗版。至于曹丕“君邪父邪”(性质似乎还要严重)的出处,无法追考。至少,“救妈救妻”距今已有两千年矣。

邴原北海朱虚人(今山东临朐东),11岁丧父,家贫。邻居有书舍,邴原过其旁而泣,师怜之,不收学费而教之,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少与管宁俱以行事节操为第一,州府征召皆不就,苦身求学,有贤名。初为北海相孔融所举。曹操为司空,任邴原为东阁祭酒。建安十五年(210),任为丞相征事,后代凉茂为五官将长史。此人清静御俗,“闭门自守,非公事不出”。

邴原还有一则值得记叙的事迹。公元208年,邴原女儿早夭,恰曹操12岁爱子曹冲(字仓舒)亦没,曹操欲求合葬,邴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曹操乃止,认为他志行忠方,国之重宝,举而用之,一再升他的官。这则记载表明:阴亲之俗,源远流长,至少可追溯到曹魏。

从逻辑上,凡事皆有所本,故事必有渊源。祖先必须敬畏,历史必须尊重。昨天是今天的母亲,今天是明天的孕体。

2005年,陈以鸿先生出过一本诗词楹联集《雕虫十二年》,是我写的序。那本书所收的诗联作品,从1988年至1999年,历时共十二年。2012年,陈老先生又给我一包书稿,书名《续雕虫十二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所收作品从2000年至2011年,也是十二年。每隔十二年,就有一本厚厚的诗词楹联作品问世,这速度真令人吃惊。写旧体诗词和楹联不同于写散文,它有严格的格律,要讲究平仄、对仗、音韵,文字要凝炼,意境要深远,字字推敲,句句锤炼。古人有“两句三年得”之说,连王安石这样的大师,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要换了十几个字才敲定;贾岛这样的诗人,为了选择一个字,都会忘情于途,连韩太守的轿驾到来都不知回避,可见写诗写联多么劳神费

丁锡满

回。才不愚钝,写一首诗或做一副联,往往要花去一天时间。所以我特别钦佩陈以鸿先生笔下的爆发力。要知道,老夫子已是九十高龄的老翁了。九十岁了,头脑还那么清爽,诗思还那么敏捷,创作还那么多产,是多么难得呀。

更难得的是,陈以鸿先生不仅高产,还善于创新。《续雕》的有些诗体,是一般人不敢碰的。我觉得最难写的有三种:一是在诗词中从头至尾每句都用同一个字。如2001年为新世纪第一春所作的《沁园春》,上下阙共二十五句,每句都用一个“春”字,春到、春融、春来、春去、春山、春水、春花、春树、春云、春晖,这些“春”字嵌在句中,字义不重复,上下要相联,又讲平仄,又要押韵,这有多难啊!这种诗就像象牙雕刻的微雕,山水画中的工笔,是非常花功夫的。现代人写旧体诗,极少有人这样写,就是古代人,也是不多的。《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桃花行》我是非常喜欢的,好多句子铭记于心。但《桃花行》中的三十四句诗,也只有九句有桃花二字,已经使人觉得落英缤纷了,而陈以鸿先生竟可写出二十五个春字!

第二种高难度的创作是正反同形。2003年是画家戴敦邦先生主持的“田林笔砚研习会”成立八周年,陈以鸿先生作一嵌名贺联:“田林美景容幽赏,笙笛同奏吉祥羊”,把“田笙”的会名和戴敦邦先生所住的田林新村村名都嵌在其中。嵌名联不算难,这

副联的难处在于正反同形,把上下联十四字用篆书写出来,左右正反的字形完全一样。要选出这样十四个字又把业余昆曲社的社名、性质和会址都在短短的十四个字中表达出来,这就难了。第三种高难度的诗是七言歌行体长诗。2004年雅典奥运会时陈先生写了1008字的长诗,一一指名歌颂中国运动员雅典为国争光。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再写2008字长诗,写尽北京奥运风光。2008字,就是一篇散文,也是比较长的,何况是韵文!这样长的歌行,就是古人也没有写过。此外还有一种高难度的诗是组诗。2008年陈老在看了电视片《三十年三十人》后写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三十位风云人物量身定制的三十首七律,就是一件很花功夫、难度很高的活。

陈老作诗撰联,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止是老友唱和,更多的是现实生活的描画,合着时代的节拍与时俱进,表现了一位老诗人的青春朝气和勃勃豪情。

我曾经一再表示最害怕为人作序,为什么却一再为陈以鸿先生献笔呢?一是我以为必须为陈老的绝艺呐喊,引起世人的关注,勿使每句同字、正反同形、长篇歌行和唐调吟诵这些高难度的诗歌创作和吟诵失传,使它成为诗客和骚人的一种生活。二是有感于陈以鸿先生的高德。他以九十之龄,蜗居在二十多平方米的陋室之中,埋首于堆叠成林的书山之谷,以诗联歌颂时代,饷艺于千人。这种陋室藏大隐、草窝棲凤凰的生活,如今能有几人可效?我十分尊敬他,故为之序。



序跋精粹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丁锡满

离奇的山色山势,那环绕山岫若即若离的五彩云彩,那不时点缀其间的山溪泉水,过得比拉洋片还快,比梦境还快,连让你叫好喝彩都来不及,其实不是来不及,是太美,美到无言!

看景就似看人。譬如看人,一见之下,那眉眼,那脸型,那身材,那肤色,那手脚,那举止神情,貌似一眼间岂能看遍阅尽?过后原应云山已逝,春色不再,只是人眼偏有那本能,偏有那本事,像一千倍超高性能扫描仪,就这么稍稍抬眼,似看非看、欲看不看间,就能把人看个大概,丑还是美,不丑还是不美,稍丑还是稍美,大丑还是大美,已是了然于胸了。人看景,更是名正言顺,聚精会神,即便一掠而过,那精神气,那与过往所见景致之比较,已然结论钉钉,在心头敲印打结了。那天看黄石便是如此,时

作口偈两句:原知黄山冠群山,黄石归来不见山。上海话云,话说到杀根了,此话便是杀根之语。见心仪之人,不会挂在嘴上,是藏在心里,且是最深处;对会心之景,自也如此,只怕是此生再难忘却、心头再难抹去、至深至美之印象,如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了。

黄石公园之旅上演的是连台本戏,这厢演罢那厢上。但凡演戏必有戏眼。黄石这场大戏的戏眼,便是它那横亘千古的神韵气势。黄石的群山,是那股气势;黄石的云气,是那神韵;黄石的湖泊、河流和山石、山路和参天巨树,是那气势;黄石的喷泉、温泉和蒸汽,是那神韵;黄石的熔岩、高原、峡谷和水、火、冰、风,是那股气势;黄石的热水潭、泥地、喷气和绿地芳草,是那神韵;便连那黄石的北美水野牛、灰狼、棕熊、驼鹿、麋鹿、巨角岩羊、羚羊、羚羊,

云山深处是黄石

张光武

黄石公园之旅上演的是连台本戏,这厢演罢那厢上。但凡演戏必有戏眼。黄石这场大戏的戏眼,便是它那横亘千古的神韵气势。黄石的群山,是那股气势;黄石的云气,是那神韵;黄石的湖泊、河流和山石、山路和参天巨树,是那气势;黄石的喷泉、温泉和蒸汽,是那神韵;黄石的熔岩、高原、峡谷和水、火、冰、风,是那股气势;黄石的热水潭、泥地、喷气和绿地芳草,是那神韵;便连那黄石的北美水野牛、灰狼、棕熊、驼鹿、麋鹿、巨角岩羊、羚羊、羚羊,

都如沾上黄石的云气天光,一个个有神韵,有生气,有活力!那场百年不遇的大火中,神迹般的,动物居然大都逃生,真是如有仙助神佑!

到黄石去,那是要付出学费的。养那一大片横跨几个州的全美和世界第一国家公园,没有经济支撑办不到。1988年那场大火,烧得青山见白,焦土一片,仅灭火工程一项,投入费用1.2亿,人员9000人,其中现役军人4000名。黄石何时枯木逢春,举世关注,盖天地等得起,人等不起!人家不易,当年11余月基本恢复原貌,且大部分动物毫发无伤,最后损失估算下来,才三百多万!说是防患未然,科学人员和有关部门早从七十年代起就未雨绸缪了。最后这段话,不是道听途说,是真正有文字记载的科学史话。

十日谈

风景这边独好

故乡小小的宅浜,令我魂牵梦萦。